

壹

碎心残袍

残袍

风御九秋

壹

吉言

碎心残袍

残袍

风御九秋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袍1: 碎心残袍 / 风御九秋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218-11342-5

I. ①残…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6541号

Can pao1 sui xin can pao

残袍1 碎心残袍

风御九秋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策划编辑: 王湘庭
责任编辑: 王湘庭
封面设计: 徐思丛
内文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数: 220千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83795240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残破道观	001
第二章	山中女子	006
第三章	夜半惊魂	011
第四章	白骨骷髅	016
第五章	离奇道术	021
第六章	渐露端倪	026
第七章	芙蓉出水	031
第八章	同床共枕	036
第九章	十三阴阳	042
第十章	一件道袍	047
第十一章	共赴巫山	052
第十二章	战争临近	057
第十三章	人穷志短	062
第十四章	古墓老猫	067
第十五章	雪夜惊魂	072
第十六章	祸从天降	077
第十七章	藤崎大佐	082
第十八章	生死抉择	088
第十九章	不离不弃	094
第二十章	阴阳相隔	099

第二十一章	碎心残袍	104
第二十二章	玄门泰斗	108
第二十三章	三位真人	114
第二十四章	竟在眼前	119
第二十五章	竹筒秘书	124
第二十六章	人体主脉	128
第二十七章	阴阳失调	132
第二十八章	绝处逢生	137
第二十九章	寒气木碗	142
第三十章	暗藏乾坤	147

第三十一章	冷血旁观	152
第三十二章	前途未卜	157
第三十三章	寻找线索	162
第三十四章	初逢对手	167
第三十五章	痛下杀手	172
第三十六章	背井离乡	177
第三十七章	民不聊生	181
第三十八章	美女特工	185
第三十九章	无奈之举	190
第四十章	包下窑姐	196
第四十一章	将心比心	200
第四十二章	与虎谋皮	204

第四十三章	大开杀戒	209
第四十四章	独陷虎穴	213
第四十五章	抓走柳田	217
第四十六章	不死长生	222
第四十七章	阴阳五行	227
第四十八章	兵行险着	232
第四十九章	良知不泯	236
第五十章	夜遇高人	240
第五十一章	一丝希望	245
第五十二章	夜入少林	249

第五十三章	荒野偶遇	254
第五十四章	纯阳玄阴	259
第五十五章	鬼子挖墓	264
第五十六章	冲进古墓	267
第五十七章	莱王陵墓	272
第五十八章	不得纯阳	277
第五十九章	鹤立鸡群	282
第六十章	一飞冲天	286
第六十一章	至尊之能	291
第六十二章	大显神威	296
第六十三章	残袍出世	301



第一章 残破道观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深秋，傍晚。

胶东半岛，昆崙山下，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背着铺盖匆匆而行，他的目的地是昆崙山中一座名叫清水观的道观。

年轻人叫左登峰，今年二十四岁，是个知识分子，就职于文登县文化所，他到这里并不是来出家的，而是被上头派来看道观的。

按理说道观里都有道士，根本就不需要县里派人看守，但是这处道观恰恰没有道士。按理说看道观这种事情不该左登峰来做，但是县里偏偏借口保护宗教文化把他派来了。

即便如此，当接到上头让他看守清水观的命令时左登峰也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立刻收拾行李。这样的结果在他意料之中，他非但不沮丧还很庆幸，踹了副县长还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看道观就看道观吧，好歹每个月四块大洋的薪水少不了他的。

前天恰逢月末，文化所的工作人员全体放假，左登峰也揣着工资回乡下看老妈。左登峰的家在海边的一个渔村，父亲早年出海遇到了海难，是他妈妈将他和两个姐姐抚养成人的，老人一直寡居，左登峰每次发了工资都会回去一趟，四块大洋分四份，左登峰自己和母亲以及两个嫁到本村的姐姐每人一块。虽然上头规定法币为正统货币，但是在民间大洋仍然是最硬的通货，可别小看

这一块大洋，这个时候一块大洋可以买十几斤大米，也能买四五斤猪肉，对于连地瓜窝头都不够吃的农村人来说，那可是笔巨款。

回去之后左登峰发现母亲病了，一直咳嗽，左登峰见母亲咳嗽得厉害便没有在家留宿，而是匆忙地返回了县城，想要为母亲买些西药。

左登峰的老家位于县城东南，离县城有六十里，步行得走五六个小时，因而等到左登峰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这时候药房已经关门了，左登峰便没有急于买药，因为就算现在买了也不可能再走回去，于是他便回到了文化所，想在文化所的宿舍睡一夜，明早再买药回家。

文化所位于城西，本来是处财主的房子，前几年财主得罪了县长，房子被充了公，后来组建了文化所，这处院子便成了文化所办公的地方。

来到文化所，左登峰发现文化所的大门被人从里面插上了。这让左登峰很是疑惑，文化所一到晚上就只有他自己在这里面睡，别的同事都回家了，今天是谁在里面插上了门？

左登峰疑惑地凑近门缝，发现文化所的西厢还有灯光，那里是副所长胡茜的办公室，胡茜是县长王有才的小老婆，挂个副所长的名儿也就是白拿钱的，平时很少来，这么晚了，她的办公室怎么会亮灯？

“有贼！”左登峰的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出了一个念头，随后便抬手准备拍门。

他犹豫了片刻又没有拍门，而是挑开了门栓，轻手轻脚地走向了西厢。他这么做是有私心的，吓跑了贼和抓住了贼性质可完全不一样，他想抓住小偷去邀功。

走近西厢，左登峰便听到屋内有女人的声音，听声音是胡茜本人。胡茜此时正在呼救，虽然音调并不高，但左登峰却清楚地听到了她说的“饶了我吧，我真的不行了”。

胡茜的呼救声令左登峰热血上涌，看这情形是胡茜前来办公，被流氓给非礼了。他立刻感觉到自己发达的机会来了，如果救下了县长的小妾，自己日后肯定会受到县长的重用。

想及此处，左登峰二话不说就踹开房门冲了进去，房间里的办公桌前趴着一个光屁股女人，女人的后面站着一个人，裤子也褪到了脚脖子。这一幕早在左登峰的意料之中，因此他并未有任何的迟疑，冲上前去冲着那男人耸动的屁股就是一脚。

这一脚是卯足了劲儿的，一脚下去，后面的男人发出了痛嚎，前面的女人发出了惨叫，痛嚎和惨叫令左登峰猛然一惊，这才想起自己好像应该用手拽而不是用脚踹。

那男人负痛之下转过了身，左登峰一下子呆住了，眼前的这个男人嘴角上长着一颗黑痣，黑痣上还有几根黑毛，这人左登峰认识，是副县长孙爱国。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左登峰陷入了短暂的茫然，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一时之间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滚出去！”左登峰发愣的空当儿，孙爱国冲他发出了怒吼。

“哦。”左登峰这才知道自己闯祸了，极力想要迈步，奈何腿脚发抖不听使唤。

“你还看。”胡茜终于提上了裤子。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左登峰听到胡茜的厉叫，终于勉强迈步退出了房间。

夜晚的秋风吹来，左登峰很快便清醒了过来，拔腿跑出了文化所。在大街上游荡了半天，他的情绪才平稳下来，自己撞破了孙爱国和胡茜的奸情，还踹了孙爱国，这饭碗怕是保不住了。

左登峰目前的这份工作还是王老爷子生前托人给谋来的，王老爷子是前清北洋水师某舰的帮带，帮带就是舰船指挥官管带的副手，在甲午海战末期左登峰的父亲意外在海中救起了受伤的王老爷子，王老爷子感恩在前，在他父亲死后便一直接济他们左家，还教左登峰识文断字，直至后来托人为他谋取了这个职位。可惜的是王老爷子在前几年过世了，而这个大有人在临终前还惦记着为左登峰物色媳妇。

这要没了工作，自己以后可怎么办？左登峰开始犯愁了，虽然王老爷子生前经常接济他们，但是左家的生活并不好过，平日里地瓜面的窝头都不管够，挨饿是常有的事儿，没了工作就没了收入，自己倒好说，大不了种地出海，可是老娘怎么办，这么大岁数了总不能让她老人家再挨饿吧？

在大街上游荡了许久，左登峰最终还是回到了文化所，客栈和旅店县城都有，但是那得花钱，他不舍得花那份钱。

回到文化所，孙爱国和胡茜已经走了，左登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辗转了半夜，他最终下了狠心，如果孙爱国或者胡茜要撵走自己，自己就把他们的丑事公之于众，大不了蛇吞王八全完蛋。

次日，左登峰从药房买到了西药，回了一趟家，不过他并未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自己的家人，事情还没坏到那一步，没必要让家人跟着担心。

周一上班，左登峰一直忐忑不安，中午时分，所长找他谈话，婉转地告诉他工作有变动，让他去看守清水观，他立刻同意了。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左登峰自然不能在文化所待了，在他看来只要能保住每个月的那点工资，去哪儿都一样。退一步说即便他不同意也不行，因为现在的文化所不但管着教育和文化，连历史宗教也都在文化所的管辖范围之内，上头让他去看守道观也不算额外刁难。

在进山之前，左登峰前往当地的保长家请求对方派个向导，结果保长只是将进山的路径指给了他，并没有派人带路，所以左登峰只能独自一人进山。

左登峰沿着崎岖的山路渐渐地走进了深山，此时已然是深秋，山中杂草泛黄，树落枯叶，一片萧瑟。

时至今日，左登峰开始在心中暗骂倒霉了，先前还想着救了县长小妾能趁势发达，结果不但没发达反倒被发配了。

此时左登峰脑子里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当时那一脚真踹对了，因为不管当时自己是踹还是拽，到最后自己的下场都一样，都得被发配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我操！”左登峰刚刚想到兔子，就被旁边草丛之中蹿出的一只野兔吓了个激灵。

野兔很快跑远，左登峰一直注视着它消失在了远处的草丛，这才收回目光环视左右，突然出现的野兔令他彻底明白了自己目前的处境，此时已经远离县城，眼前是一处自己从未来过的深山，山中的某处有着一座自己从未去过的道观。

左登峰是在海边长大的，从未到过深山，不过他虽然没有来过昆崙山，却知道这座位于县城西北八十里的昆崙山中是有狼的，现在太阳已经偏西了，他开始感觉到恐惧，倘若真遇到了恶狼，以自己一米七五的个头和一百二十斤的体重，还真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

恐惧感一旦滋生，立刻就会急速蔓延，片刻之后左登峰就感觉头皮发麻，于是快速地放下背包，从里面掏出了一把菜刀，这是临走前去食堂领取文化所配给他的口粮时顺手牵羊从食堂拿来的，孤身进山总得防备着点儿。

菜刀在手，立刻感觉踏实了点儿，不过在这茫茫的大山之中一把菜刀似

乎也顶不了多大事儿，一头狼还好说，万一来一群可咋办？

想及此处，左登峰不由得加快了步子，一路小跑顺着山中小路往北急行。

没跑多远左登峰就放慢了速度，肩头的铺盖和自己的杂物以及临走时领到的十五斤粮食压得他吃不消了，一下午走出了八十里他就没歇过脚，此时已经筋疲力尽。

好在清水观离山外并不远，翻过两道山梁之后，左登峰终于看到了一座位于半山腰的残破道观，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夜幕笼罩下的清水观半隐半现，远远望去，死寂阴森。

虽然夜色中的清水观令左登峰毛骨悚然，但他很快就看到了令他心安的东西，一道炊烟正从道观之中袅袅升起。

这道炊烟令左登峰仿佛见到了亲人，迈开大步冲着道观跑去，可是没跑几步他就停住了，因为临走的时候所长分明告诉他清水观里已经没人了……



第二章

山中女子

既然道观里没有人，那这道炊烟是怎么回事儿？

左登峰疑惑地眺望着那道炊烟，与此同时在脑海之中做出了种种猜测，也许是附近的村民，也许是进山打猎的猎户，总之不可能是土匪，因为这附近没有土匪。

想及此处，左登峰安心不少，放下行李将前几天发工资剩下的那块大洋从上衣口袋摸出来塞进了鞋底，这才扛起行李冲道观走去。他这么做的目的还是防止道观里有坏人，他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给了母亲和两个姐姐，自己在县城也需要花销，因而这一块大洋是他仅有的钱财。

下了第二道山梁，道路就分叉了，左边一条通向西侧的密林，道路相对较宽，想必是砍柴打猎的村民走的路。右边一条是通往清水观的上山路径，道路相当狭窄，左右两侧的灌木和杂草几乎将道路完全遮住，不过隐约可以看出这条路有人走过。

此时天色已近全黑，左登峰快速地拐上了右边的山路开始登山，清水观所在的山头海拔不会超过五百米，清水观就坐落在阳麓的半山腰，这座山头海拔虽然不高，但是斜度很大，足足二十多分钟左登峰才来到了清水观门外。

到了近前，左登峰傻眼了，从远处看清水观还相对完整，走近了才发现简直是破烂不堪。整座建筑占地不到一亩，前面左侧的院墙已经坍塌了一半，

灰色的砖石无章地散落在四处，门楼虽然还在，却已经摇摇欲坠，上面长满了茅草，道观的大门也只剩下了一扇，另一扇早已经不知所踪。

透过坍塌的院墙，道观里的景象一览无遗，左右各自三间厢房还算完整，正中的大殿已经没了房门，黑洞洞的看不见里面的事物，院子正中此时正生着一堆并不旺盛的篝火，篝火旁坐着一个瘦弱的乞丐。

眼前的这一幕令左登峰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这座清水观会破成这个德行，都破成这样了，还用得着派人来保护吗？

此时的左登峰在心里将孙爱国和胡茜骂了个狗血喷头，早知道是今天这种局面，当初就该放把火，让那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上去。

傻站了片刻之后，左登峰将目光移到了东厢和西厢，这两处厢房还相对完整，门窗都在，不过门窗上的窗纸已经破损，只剩下了木制窗棂，窗户上没了窗纸，晚上还不得冻死？

就在左登峰在外面探头张望之际，火堆旁的乞丐猛然之间发现了她，匆忙地站起身，连连后退，神情惊恐。

“你别害怕，我是好人。”左登峰急忙冲其挥了挥手，一挥手才发现自己的手里还抓着菜刀。

挥手的时候手里还抓着菜刀，换成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在表达善意，那乞丐见状立刻转身想要逃跑，奈何门口被左登峰堵住了，情急之下他转身跑进了北面的大殿。

“我是好人，我不会伤害你的。”左登峰收起菜刀从院墙的塌陷处走了进去。门楼他是不敢走的，风一吹直摇晃。

进入道观之后，左登峰并没有急于进入北面的正殿，而是走近火堆放下了肩头的铺盖，一天之内走了八十里土路和十几里山路令左登峰极为疲倦。

揉着酸痛的肩膀，左登峰发现篝火之中烘烤着两个红薯，想必是那乞丐的晚饭。

“我是县里派来看守这座道观的人，这是我的行李和粮食。”左登峰冲那躲在大殿内的乞丐开口说道。先前左登峰已经发现那乞丐很瘦弱，身高不过一米六，这样的人对左登峰是构不成威胁的。

那乞丐听到左登峰的话，怯怯地从大殿里走了出来，贴着墙角挪到了西厢门口，在那里打量着左登峰。

乞丐打量着左登峰，左登峰也打量着那乞丐。他在第一时间看出了这个

乞丐是个女人，这一点倒不是根据她的容貌看出来的，因为她脸上脏兮兮的比锅底还黑，身上的衣服也破旧不堪，但是一双小脚却暴露了她的性别，她穿的鞋子很破很小，尺寸不会超过二十三公分，如果是男人的话，哪怕是少年，脚也不应该这么小。

“我是从县城来的，到这里看守这座道观的，我不是坏人。”左登峰冲那女乞丐开了口，与此同时挤出了一丝自以为真挚的笑容。

那女乞丐闻言并没有什么反应，仍然疑惑而警觉地盯着他。

“你住在这里吗？”左登峰环视左右，发现道观的院子里并无杂草，有打扫的痕迹。

女乞丐这次终于有了反应，轻轻地冲左登峰点了点头。

左登峰见女乞丐点头立时放心不少，这表示这个女乞丐不是个疯子，只是个落难到此的女子。

“我不会伤害你的，你还住在这里，我不撵你。”左登峰开口说道。他极富同情心，对于弱者他从不欺凌。

女乞丐再度点了点头，转而将目光移向了那堆即将熄灭的篝火。

“你平时住在哪个房间？”左登峰蹲下身用树枝将那两个快要烤焦的红薯从火堆中拨了出来。

女乞丐闻言转身看向西厢，表示她平时就住在那里。

“我以后就住东面的房间。”左登峰待红薯微凉，这才拿起来递向那女乞丐。后者犹豫再三，最终怯怯地走上前一把夺过红薯，转而跑进西厢把门关上。

女乞丐上前拿走红薯时，左登峰判断出这个女乞丐的年纪应该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因为女乞丐虽然脸上又黑又脏，但是面部皮肤却很紧致，而且她的眼睛很清澈，黑白分明，丝毫没有浑浊的痕迹，再加上她抓拿红薯的手很白，通过这一点左登峰不但可以判断出她年纪不大，还能判断出这个女人是故意弄脏面目的，目的自然是保护自己。

对于荒野的道观中出现一个年轻的女子左登峰虽然感觉意外，却并不奇怪，因为现在日本人已经开始侵略中国了，北方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大批的流民灾民纷纷逃到还没有被战火蔓延到的山东。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灾民一般是成群结队的，这个年轻的女人怎么会没个伴儿？

揣着满心的疑惑，左登峰提起铺盖推开了东厢的房门，借着洋火的光

亮，左登峰大致看清了房间的摆设。令左登峰没有想到的是，东厢虽然相对空旷却很是整洁，正屋正中摆着一张暗红色的虬纹八仙桌，前后左右四张雕花太师椅，除此之外并无他物。

八仙桌上有一个铜质烛台，上面有半根尚未燃尽的红烛，点燃蜡烛，左登峰率先推门走进了北屋。一进屋左登峰立时就被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北屋正中南北走向摆放着一口漆黑的棺材，年岁日久，棺盖上面已经落满了灰尘。

在陌生的环境下猛然之间发现棺材换成谁都会害怕，虽然左登峰是个知识分子，并不相信神鬼之说，但是这口摆放在屋子中央的棺材还是吓得他冷汗直冒，慌乱之下匆忙退了出来，反手拉上了房门。

“什么鬼地方？”左登峰抬起袖子擦去了额头的冷汗暗自心惊。他在来清水观之前对这座道观并不了解，不知道这座道观始建于何年何月，也不知道这座道观先前都住了些什么人。对于道观之中出现棺材这种事情在他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住在西厢那个女人死去的亲属，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逃难的人不可能带着棺材，而且那具棺材看样子已经有些年头了，不像是近些年的东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先前道观里的道士为自己死后准备的，这种可能性大一点儿，至于是人压根儿没死，还是死后放进棺材没来得及安葬，他就无从知晓了，黑灯瞎火的他自然不会掀开查看。

许久过后，左登峰才回过神来乘着烛台走向了南屋，在进入南屋之前他已然做好了再看到棺材的准备，不过南屋并没有棺材，而是一铺由泥土盘成的土炕，炕上铺着一张老旧的草席。

将铺盖行李放下之后，他转身走出了屋子，这铺土炕的下面有烧炕的火口，他想寻找柴火烧炕驱寒。

出门之后左登峰发现院子里火堆旁还堆积着少量树枝，这些大概是那女子拾来的，他不想随使用，于是便走到道观外寻找。此时已然深秋，草木大多泛黄，生火之物并不难寻，片刻之后他就抱着一捆茅草回到了房间。

常年不见火的土炕一开始烧的时候总是冒烟的，好在此时山风不小，没过多久炕下的灶火就燃了起来，左登峰随后外出掰折了大量的树枝，树叶被灶火烘干之后火势更旺。

借着炕下传出的火光，左登峰放下了铺盖，转而壮着胆子拿着先前捆背铺盖的绳子来到了北屋，将北屋的两扇木门捆了起来，他这么做倒并不是担心棺材里会爬出什么东西，而是纯粹的心理作用，这样做令他感觉安全一些。

土炕的温度提上来之后，左登峰放好铺盖躺了下来，事实上眼前的这座道观已经很残破了，根本就没什么值得看守的东西，他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也清楚自己回不去了，孙爱国和胡茜不会让他回县里的，不过他们也不敢克扣自己的工资，不然就是逼着自己把他们的丑事抖出去。

话说回来，其实在这里住着也挺好，文化所里全是些官家的亲戚，哪里真正干工作的？自己在所里每天忙得要死，干得最多，工资最少，本来心里就不平衡，这下好了，自己跑这里躲清闲，让那些尸位素餐的家伙忙活去吧。

如此一想，左登峰心里舒服了许多，他暗暗打定主意，等到明天天亮就把道观简单收拾一下，把坍塌的院墙重新砌起来，门楼加固加固，还有北屋那口棺材也得弄出去，放那儿怪瘆人的。

背着铺盖粮食走了将近一百里，他早已经疲惫不堪，炕下传来的暖意加重了他的困意，没过多久他就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左登峰被一阵沉闷的响声惊醒了。

他苏醒之后立刻翻身坐了起来，如果他没听错的话，先前那声木板落地的闷响是从北屋传来的。就在他坐起的同时，北屋再次传来了声响，虽然中间隔着一间正屋，左登峰仍然听出了那是脚步声。

由于刚刚惊醒，左登峰一时之间没有明白过来，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并开始害怕，北屋是停放棺材的地方，那里怎么会有脚步声？

第三章
夜半惊魂

深更半夜，深山之中，残破的道观，存放棺材的房间发出了异样的声响，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令左登峰瞬时毛骨悚然，倒吸的那口凉气很快便从胸口蔓延到了全身，片刻之后只感觉浑身冰凉。

人在极度惊恐的情况下都会思维停滞，左登峰目前就是这样，傻傻地坐着，抖如筛糠。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怪不得先前保长死活不肯派人给他带路呢，原来这鸟地方闹鬼呀。

良久，左登峰终于从惊恐之中恢复了思维，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鬼，退一步说即便有鬼，鬼也不需要走路，传说中他们都是飘着的。

想及此处，左登峰心中的恐惧大减，不过紧接着另一个更加可怕的念头浮上了他的心头，北屋里唰唰的脚步声仍然在持续，这就表示里面的确有东西在走路，鬼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难道，难道，难道诈尸了……

面对未知的危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大部分人会选择惊慌逃离，这种逃跑的行为源自人类趋吉避凶的本能。而少部分人则选择面对，这一举动靠的不仅仅是勇气，还需要骨子里的倔强，左登峰就是个倔强的人。

“老子今天就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左登峰歇斯底里地高喊了一声，探手抓过身旁的菜刀就下了炕。

黑暗之中左登峰一脚踏空摔倒了，他在极度恐惧之下浑身发抖，站立不